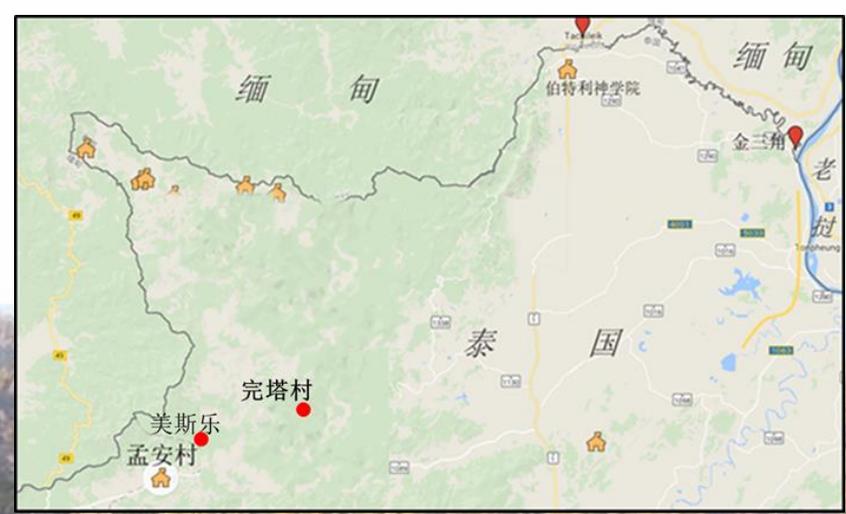


泰北大山里的故事 8

Friday, Nov 10, 2017

泰国清莱

完塔村 (1/3)



完塔村距伯特利神学院有一个半小时的山路车程。这里海拔高约八百米。

我们直达完塔村邦沓教会的院里





在完塔村的邦沓教会，我遇见了赵建华。他是2014年伯特利神学院我们一个布道队的成员。那年他在伯特利神学院毕业，毕业实习就是参加这个中文部泰国布道队。他现在在邦沓教会做同工。

建华出生在缅甸，从小没父没母，随孤军的舅舅长在美斯乐。舅舅信了主，也带他信了主。随后他去了伯特利神学院学习。

我拿出当年布道队的照片，他找到自己。我们都感意外，也都很兴奋。

这次我委托他帮我了却我的一个心愿。

2014年，我们短宣时，随神学院布道队到泰北山里的满嘎啦村。在村里中文小学的一间教室里，建华与一群在那里玩耍的孩子讲耶稣。结束后，建华提议：“我们把教室清洁整理一下，然后我们照张相。”孩子们一呼而应，所有的孩子都干了起来。搬运桌椅，整理书籍，清扫垃圾。孩子们很会干活。一会儿，教室就被打扫干净，桌椅书籍也摆放有序。

我在当时我的《泰北短宣日记》中写道：“然后，我们在一起照相。相照了，孩子们心满意足。可是照片呢？没有一个孩子问起这事。所以，我觉得这事还没有做完。”



我的一位朋友看完这篇日记，回我：“与孩子们拍完照后无人要照片，你觉得此事未完？如果你能把照片送达每个孩子的手中，善莫大焉！支持你做下去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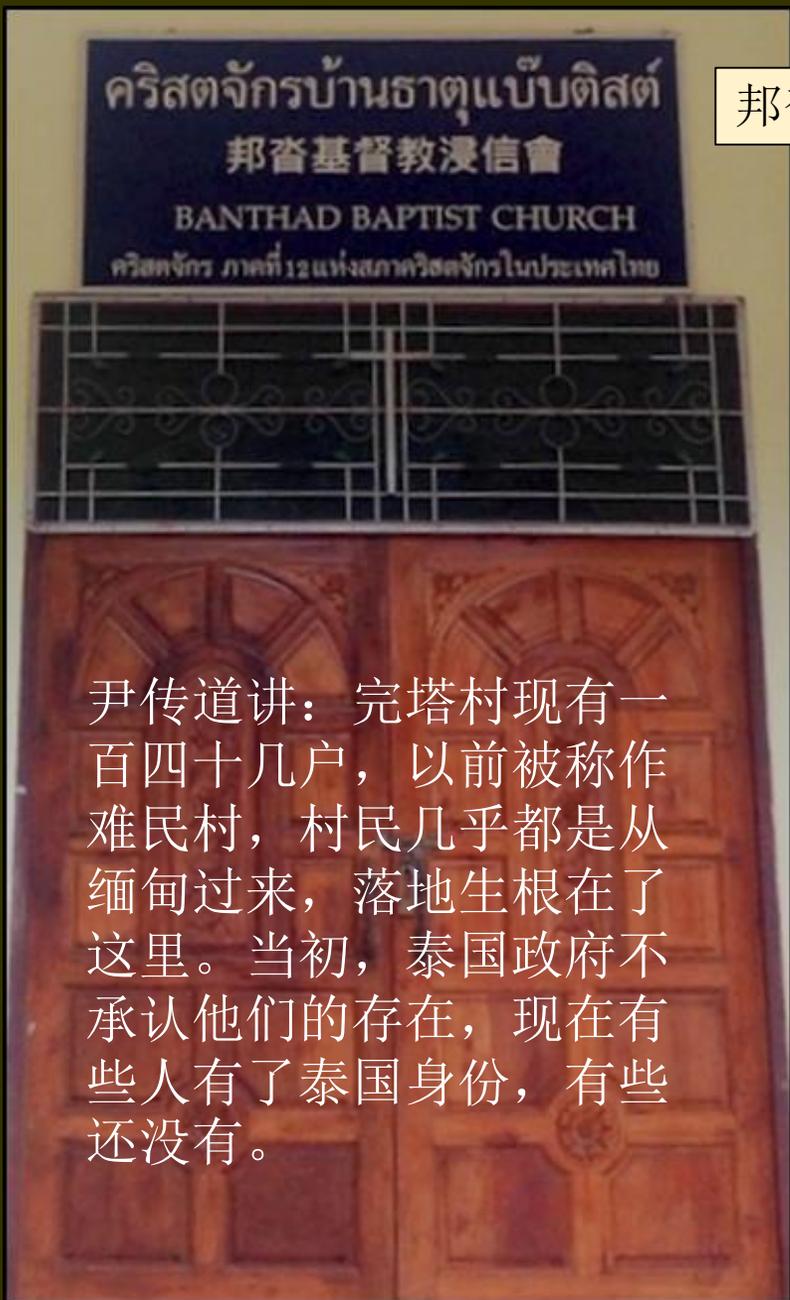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，我看到建华，问过他有去满嘎啦村的机会，我就把按人头洗印出来的照片委托给他转交到这些孩子的手里。

我真希望我能亲手把这照片一一交到这些孩子的手中，想看到他们现在长高了多少，长得什么样了；想看到他们在照片中认出自己那一瞬间的表情……。



这是完塔村邦沓教会的尹培科传道，他给我们讲了他以前贩毒吸毒又成为传道及建邦沓教会的经历。尹传道用手机给我们看一页报纸，那上面是关于他的报道“昔日大毒梟，今日传道人”。他说，一次一位记者来，就是这样随便聊，之后就上报了。有人看到转给他，他看了之后，说这是言过其实。

邦沓教会礼拜堂的入口



尹传道讲：完塔村现有一百四十几户，以前被称作难民村，村民几乎都是从缅甸过来，落地生根在了这里。当初，泰国政府不承认他们的存在，现在有些人有了泰国身份，有些还没有。



邦沓教会礼拜堂

从邦沓教会礼拜堂的入口回望教会的大门口



尹传道和尹师母都来自缅甸。尹传道讲：“我从小与叔叔生活在一起。叔叔是种植贩运鸦片的老板，曾有一百多人带枪的武装。那时，种植贩运鸦片、制作海洛因、吸毒都被认为是正常的事。后来，叔叔又在泰国买下600亩地，假借种芒果、荔枝、茶叶之名，在更深处种植罂粟。这时我也成了叔叔的得力帮手。之后，叔叔的制毒集团被泰国政府围剿。剩下的人都逃回缅甸，我就在那时开始吸海洛因，就这样一直堕落下去。”

“1995年，我30岁那年，一位老者带我参加了满乐福晨曦会的感恩礼拜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在晨曦会戒毒所戒毒。

1998年我在满星叠晨曦会戒毒村做了同工。在那我认识了从神学院毕业做了传道的郑庆和姊妹（现在的师母）。

1999年我们结婚后，就选择了完塔村作为我们的工场，因为这里一切要从头开始，我们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工作。”



礼拜堂进门处的图书角

The image shows the interior of a church. The room is filled with rows of blue plastic chairs arranged in a central aisle. The walls are light-colored with several windows, some of which have wooden shutters. A large doorway at the far end of the room provides a view of an outdoor area where a person is walking. The lighting is bright, suggesting daylight.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image.

从礼拜堂讲台上看入口和图书馆

“就在我们来完塔村创建教会那年，出现了基督徒烧村里人家拜的偶像。引起村人的愤怒，大闹起来，要杀基督徒，直闹到政府出来接管了村子。我们也不能回家，就住到了满星叠。2004年我们又回到了完塔村。”



这是从邦沓教会的“观景台”上俯看。前面那条路直通到完塔村中文学校（大屋顶处）。

“我们刚来的头三年并不被人们接纳。这里的村民都有信仰，信佛、信鬼、信祖宗、信土地、信山灵树灵……，就是不信耶稣。他们认为这是穷人信的，会招灾。就是现在传耶稣也不那么容易。教会有一位姐妹领养的孩子，几年前被摩托车撞死了。两个月前，她又被摩托车撞了，脸苍肿起来，腿有一个多月不能走路。她的亲友对她说，就是你信的那个教带来的。我们的这位姐妹没有动摇，她能走路了，就又来教会服事。”



“2011年，我们计划用三年的时间建礼拜堂。那一年，我们全家多种了备用能吃三年的稻子，因这一旦开始建堂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种地，来解决一大家人吃的粮食。没想到那一年大家的奉献就解决了需要的150万铢的资金，其中有30万是教会自己的，其余的来自马来西亚和香港的教会，还有伯特利神学院的牧师。结果，预备三年建堂一年建成，预备三年的粮食，我们吃了五年。”



我们沿着山路去完塔村中文学校

沿路的民宅



这里村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很大。早年落脚在这的人家是指树占地，指的树在哪，地界就在哪。教会的邻居（左图）就是这样得到这块地的。他们现在是村里的大户，不仅宅舍大，还养了很多猪。村里有汽车、辆摩托车的家庭也不少。

时代不同了，现在从缅甸跑来的“黑人”，连插足的地方都没有，只得租借人家的屋檐。没身份，没财产，就靠力气做最脏最累的活，一天最多赚不到三百泰铢（一个人的三顿饭钱）。问：“会被拖欠工资吗？”回：“不会有这种事。”看来这里的人不恶。



沿路的民宅



沿路的民宅





路边的咖啡豆



在这里的路边随处可见咖啡、茶树、竹子、香蕉、芭蕉、木瓜等树和果。

看到这个“果”，才知道为什么茄子叫“eggplant”。



这是完塔村中文学校的大门。大门两边的条幅昭示着中国的教育思想：人心中价值自觉的能力，即悟性、领悟。有慧根是基础，有德行是表现，有缘分是机遇，而有悟性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成长起来。可见人内在的力量，即为仁由己、自省、慎独，仍在异国的华人中被持守，奉为校训。



彩繪明恩山中傳奇



指導單位：外交部、僑委會、教育部
主辦單位：臺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
承辦單位：泰國清萊府完塔村明恩華校
協辦單位：泰國清萊府完塔村自治會
駐泰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
泰國華富里府愛滋病防治中心
高雄市富團康訓協會、落花生表演劇團
贊助單位：新和化學股份有限公司

一进校园的大门，旁边校舍的山墙上，介绍了这所中文学校的来历。



这所明恩华校有两排平房七八间教室，还有一个平整的大操场。这里设有小学一到五个年级，每个年级一个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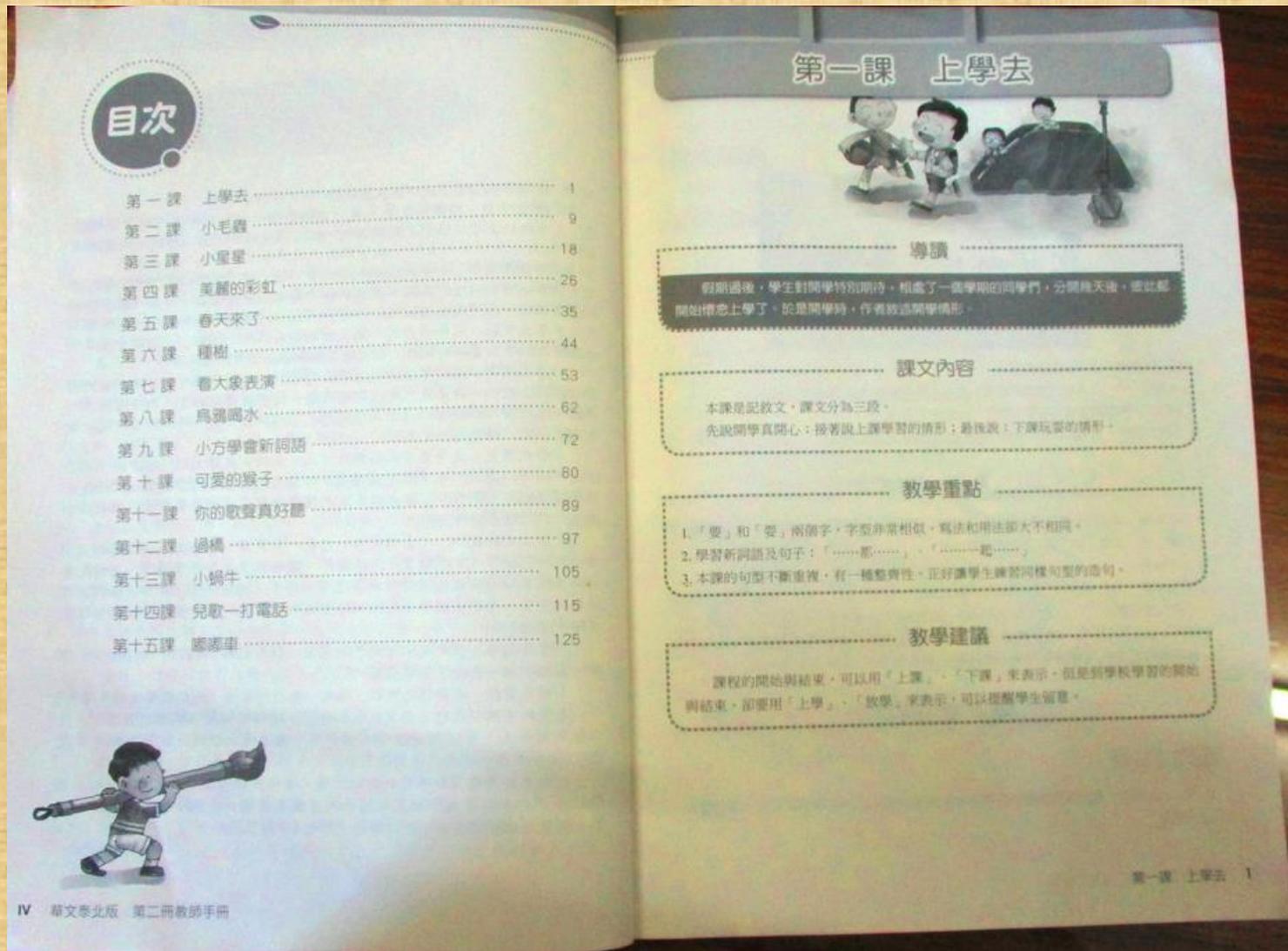
每位学生都有课桌椅





这是老师的办公室。校长不需要办公室，校长有事来这里找老师们一说就完事了，不需要为名弄个连自己都不呆的地方。

尹传道被村民们选为这所中文学校的校长。尹传道想到的是确实没有别的人选，自己不能眼看着这里没有合适的人管，自己是该负点责任，于是就接下了这个活。“该负点责任”这是一种担当。



翻翻教师手册，看看发蒙的内容和要求。



走进小学生的教室，在这里庆祝一下自己小学毕业近半个世纪。我上学的第一天，最值得说一下的，就是那天是自己回家的（回家的路约有20分钟）。

她是尹师母，在这里是郑老师。



孩子们在上自然课



这只大黄狗在孩子们的课上自由出入，它与孩子或者说孩子与它两不相扰。



人与自然如此和谐的一课





尹传道，现在的尹校长讲道：这里缺的是中文老师。像短宣、支教的来个半月的都不太合适。孩子们刚适应了老师，就又要换人了。来这里最好要能教上一个学期……。

各界热心人士帮忙建起了校舍，可又配不上合适的师资，这路还要多长？这是他们的无能为力，也是他们的痛。



我们返回邦沓教会，站在教会的观景台眺望这个小山村。



一起享受一下这里的美景



晚上（7:30）我们参加了邦脊教会的晚礼拜



郭牧师给会友们介绍了短宣队之后，赵国达和李影分别做了简短的分享。然后，陈曦牧师讲道。尹传道做泰语翻译。



聚会结束，我们短宣队成员就在这里暂时分手。我们兵分三路：郭牧师和赵国达弟兄去缅甸北部的腊戍一周。这个周末，郭师母和陈牧师去邦撒教会讲道，李影和我留在邦沓教会。

晚上，尹师母告诉我，需要冲澡就到这间屋，这有热水器。我打开通水阀门，热水顺着那白色管子流出来，太热了，没法冲凉。我调来调去，水仍然烫人。当我看到那热水直接流进下面的大桶里，才恍然大悟！原来，就是让热水流进桶里，与桶里的凉水混合，然后再用水舀子从桶里舀水，冲在身上。



还有这里的座便，虽与抽水马桶相似，可不是抽水马桶。下水原理相同，只是冲水是动手舀水。虽感不便，但这是专门给“客人”享用的。



在泰北，多数厕所都是这种舀水冲洗。适应这里的习惯也是一种面对。

这是邦沓教会的“招待所”。今天的忙碌就在这里结束了。



明天早上我们要去“观景台”看大山里的日出。日出时间约早晨6点钟。

（接看：2017 泰北短宣8(3-2) -完塔村邦沓教会）